

凤凰花

王珉

我到烟台旅游时，海阳邮政警务站的李晓军先生为了让我感受海阳的植物之美，特意带我游览凤凰山。

凤凰山除了山顶密林庭阁别有洞天，红花石蒜也让我惊艳。红花石蒜别称彼岸花或曼珠沙华，花朵呈鲜红色，花瓣细长且向外翻卷，形状像龙爪一样，和厦门的市树凤凰花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忆起电影《青木瓜之味》中梅和浩民的爱情。梅穿的碎花和红色奥黛，恰如烟台绚烂的红花石蒜！而我居住的海滨小城，仲夏火红的凤凰花同样夺人眼球，花瓣或鲜红或明橙，热烈纯粹。

“一城春色半城花，万顷波涛拥海来。”流云铺散如雪，凤凰才露朱丹，点于绿叶之冠。初夏，常德和北京的兄弟来厦门旅游，我开车接他们兜风。他们一路上指着凤凰花赞叹不已，说凤凰花的红像是神话里火红的凤凰。凤凰花树一夜之间开得非常美，我看到央视的无人机航拍镜头中，一排排绯红，让人意识到南国的盛夏真的到来了。皓月园旁，一排凤凰花争妍斗艳，红遍枝头，如火如荼，热情奔放，恰似一幅火红的画卷，把厦门市树的“中国红”展示给人们。

夏季，凤凰花盛开，满城红火。我庆幸自己生活在凤凰花开的城市，蓊郁的绿、烂漫的红，可谓“夏日江花红胜火”。虽然凤凰花树干灰褐、树皮粗糙，但丝毫不影响观赏性和整体美感，犹如带点瑕疵的美人。像迎客松似的树冠，在苍穹划出一道道柔美的弧形，红到极处的花下，衬着绿到极处的密叶，红绿相衬，恰如梅艳芳唱的《女人花》，尽情绽放色彩，将红彤彤的直性子写入蓝天白云。

下班后，我从厦门广电走到白鹭洲，看那些凤凰花顶着一树鲜红的花朵，掩映在一片浓绿间，阳光下灼灼地燃烧，成为白鹭洲耀眼的行道树明星。树冠像是伞，叶为二回羽状复叶。红色黄色，满树如火，交相辉映，遍布树冠，犹如蝴蝶飞舞其上。“叶如凤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，因而取名凤凰。据说，厦门和凤凰颇有渊源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厦门飞来许多白鹭，带来奇花异草的种子，引来妖精抢夺，白鹭奋力争斗，在它洒过鲜血的土地上，长出了树。自此厦门岛被称作鹭岛，树被命名为凤凰木。

仲夏的湖畔，白鹭栖息的枝头，凤凰花的火焰光彩耀人。而盛夏毕业季，也使人想起在大学时的某些瞬间：纷繁的课程、嬉闹的宿舍、腻味的食堂、燃烧的爱情、痛哭的失恋、期末的考试、未来的迷茫、离散的聚餐……台湾作家萧丽红在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中写：“初见惊心，再见亦然。”小说里提到台南有凤凰花，台北没有凤凰花，或许每个生命都将踏上一段或漂泊或安定的旅程，这是青春的骊歌。

我在抖音刷到的视频文案讲：“厦门的市树凤凰木，每年六月欢送厦大学生，每年九月欢迎厦大新生。”背景音乐是林志炫唱的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。象牙塔外，他们背着行李，迎着朝阳微笑而来。凤凰花，曾与他们一起度过韶华，难舍难分。

据说，厦大的凤凰花，一年开两季，一季老生走，一季新生来，恰如老狼唱的《同桌的你》、何炅唱的《栀子花开》、陈楚生唱的《凤凰花又开》。学校附近行道树的凤凰花，宛如一把把如盖的巨型红伞，热烈的红欢送学子们离开。不止一个夏天，我惊诧于它的美丽，那种拼尽全力燃烧的姿态，不可替代的美丽。凤凰花开少年游，但愿那等在季节里的红颜，不会如凤凰花凋落，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

做一片绿叶

刘吉训

我站在三尺讲台上，孩子们说我像一棵青松，挺拔、高洁、百折不挠，又说像我一棵白杨，笔直、坚毅、充满希望。

我只要一讲课，孩子们就说我的嘴像台勤奋的播种机，字字句句都是能发芽的种子。他们说我的话动听像琴声，有时像二月春风，吹开心扉；有时又像三月的春雨，渗透心房。

他们说我的心胸很宽广，总是装着他们，甚至还装着祖国的春天；说我是蜡烛，只知道燃烧；又说我是春蚕，只知道吐丝；说我总是做“人梯”，只懂得奉献，不知道索取……

这些山村的孩子呀，常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，总爱对我评头论足，有时说我慈爱得像母亲，有时又说像我威严得像父亲。我脸上布满的皱纹，他们说像静静的小河，又像知识的海洋。我的备课本，他们说只要一展开，就是一盘诗的珍珠、一束芳香的鲜花、一组美的旋律、一幅春的画卷。孩子们还说，我的教鞭只要一插入泥土，就会变成一片茂密的树林；说我身上掸起的粉笔灰，会变成白雪，去滋润万物生长；他们说我只爱不停地在黑板耕耘，在讲台上播种，在作业本上发芽、成长。

多么纯真可爱的孩子啊！他们常说，老师是太阳底下最高尚的，说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

可是，我并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呀！在生活中，我只是做了一片绿叶，百花争艳的时候，我是一片绿叶；到了硕果累累的时候，我仍是一片绿叶！

磨糊店

王春堂

近些年，曾风靡一时的“磨糊店”不少生意清淡，有的甚至关门歇业，让爱喝糊糊的我颇为烦恼。多方打听，有人说牟平王家疃农贸市场有一个叫谷米香的小店磨糊，不过去了可能得挨号。

买东西最忌讳的是延期付货。当我试着前去，却目睹顾客对延期付货不仅没有反感，而且心存感激。磨糊店不大，只有一个小伙子在干活，他就是店老板。挨号排在第一名的中年男子要磨一袋藕干粉。小伙子一听赶紧解释，为确保藕粉的加工质量，店里藕片原料全部定点供应，今天因运输故障，藕干原料没有按时送到，如需要研磨藕粉，得等到后天取货。或许感觉过意不去，他又耐心地说，如果着急，也可以自行到市面上购买藕干，过来加工。

在生意场上，如果客户的要求超过了经营界限或范围，一般买卖人都会婉言谢绝。刚送走一位加工黑豆粉的顾客，小伙子的微信音频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一位女顾客说自己皮肤不好，浑身起红疙瘩，翻来覆去地问有没有对皮肤好的磨粉，想买点喝喝看。

在旁听的我看来，这么忙的生意，店里只有一个人，这事推辞过去也正常。小伙子却没有那样做，耐心问明情况后说，忙完就查一下资料，看看这种情况喝点什么糊好，叮嘱对方明天过来取，喝了之后看看效果再说……

这份耐心让我对面前的小老板肃然起敬。接近一个钟头后，终于排到了我的号，我说磨两袋黑豆加黑芝麻糊。小老板问，家里几个人喝呀？我回道，正儿八经就算两个人喝吧。听我这么说，他认真地征求我意见，大热天，先磨一包就可以了，因为什么防腐的东西都没添加，时间稍长，容易变质，现买现喝最好。

当提着被“限量加工”的一袋磨粉迈出小店时，我突然想到了古人陶植“妙言至径，大道至简”的名言，继而又想起了李嘉诚“天下没有不赚钱的生意，只有不赚钱的生意人”的名句。无意间的小店之行，让我悟出了商家取胜的基石和法宝。

暮色染海

王耀

七月天，屋里的热气散不净，天刚擦黑，我就夹了卷旧凉席往海边走。老街的石板晒了一天，夜里还留着余温，脚踩上去温吞吞的。道边烤鱿鱼的铁板滋滋响，香飘半条街。路过小卖部，冰柜嗡嗡响着，玻璃门蒙着一层白雾，称了半个西瓜，塑料袋勒着指节，凉得发麻。

防波堤上早坐满了纳凉的人。海风从东面卷过来，带着咸腥，湿乎乎地扑在脸上，不算凉，却能把胸口的闷意吹散几分。在我旁边坐着的是个老头，穿着白背心，领口松垮垮的，拿着把蒲扇。扇面摇起来吱呀作响。他不说话，扇几下，停一停，眼望着黑沉沉的海，像在数浪。

远处的灯光转过来，一道白光扫过海面，又暗了下去。船上的灯星星点点，浮在浪尖上晃着。有人拎着播放器，歌声被风吹得碎碎的，混着海浪拍堤岸的哗哗声，调子飘在风里。

刀是从小卖部借的，塑料柄，刀口钝，切下去要用力。瓜瓤红得发闷，黑籽密密地嵌在里头。咬一口，甜得齁人，汁水顺着下巴往脖子里流，凉丝丝的。

眼前的情形，忽然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海边。

那时候还没这道水泥堤，只有一片烂沙滩。有一次，也是在天刚黑的时候，爹扛着凉席走在前头，我抱个西瓜跟在后头。沙子灌进凉鞋，硌脚心，走一步蹭一下。到了地方，凉席往沙上一摊，爹躺下，蒲扇往脸上一盖，没多大工夫就打起了鼾，呼噜声和浪声一搭一和的。我睡不着，蹲在边上挖沙坑，想把西瓜埋进去冰着。挖着挖着涨潮了，坑塌了，西瓜浮起来，顺着浪往外漂。

我追着跑，裤脚全被打湿了，腿上沾的沙干后发涩。爹被吵醒，坐起来也不骂，拽我回席子上，拿蒲扇给我赶蚊子。扇过来的风里有汗味，还有海风的咸，那就是夏天的味儿。

暮色染海，晚风纳凉。海风还在吹，咸腥气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旁边老头的蒲扇还在吱呀响，扇几下，停一停。

西瓜吃净了，皮堆在塑料袋里，汁水渗出来，润湿了袋底。

海风吹着后背，衬衫汗湿了，贴在身上发黏。夹着凉席往回走，嘴里还留着西瓜的甜，齁得发闷。路灯把影子拖得很长，往前走一步，就短一截。